

周定芳紫砂壶艺创作的现代启示

•黄玉明•

凡见过周定芳及其“现代紫砂”陶艺作品的人，都会对她那双明澈而柔美的眼睛留有几分神秘感。透过这心灵的窗户，赏玩她一件件“得意忘形”的作品，国内外许多人士惊呼她是“东方奇女子”。

几年不见，她的芳容、体型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她家居室的文化氛围，室内俨然成了老家具的乐园，四处也点缀着陶艺小件，还布置了几幅她自己颇感得意的书法作品。所有这些全由她一手操办。有一件木质“壁挂”，油漆斑驳，图案扑朔迷离，是她从路边的垃圾堆上捡来的。要不是从作品陈列室散发出的现代艺术气息，我们会怀疑这是一处典型的老家具收藏专业户。

本文所赏析的周定芳壶作，实际上全都没有泡茶或饮茶的实用功能，它们主要供观赏和摆设用，满足人们精神层面上的需求，这同西方现代陶艺把观赏放在第一位是完全一致的，同现代工业设计中的“非物质设计”也有相通之处。

紫砂艺术设计是创造艺术生命的活动。信念和创造的力量，令周定芳不时绷紧了自己的艺术神经，并一次又一次以她原创的“魔化”成果去撞击紫砂艺术现代智慧的大门。

“竹报平安” 秀 “紫光”

2006年初春，中南海紫光阁对一批陈列了二三十年的陶瓷工艺品作了一次调整和充实，在新入选的紫砂工艺品中，有一件“竹报平安”壶，正是周定芳于1989年问世的成名之作。

周定芳称她的壶艺是在传统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现代陶艺。它所表现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物件、“生活垃圾”的自然状貌及其衍生、巧构、重组的情趣，少有牵发幽思的典故，也不追寻社会定型的情趣旨向。她的“非物质设计”是一件件因为别出心裁，富含智慧而意趣盎然的小品，是将视觉印象中的物象原生相“魔化”为视觉印象的再生相，以让人难以捉摸、难以置信的方式，彰显物象精神。

“竹报平安”在当时紫砂艺坛颇为引人注目，并在爱壶族中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震动。一时间，来访者接连不断，还从台湾涌来好几批客人，他们原以为作者是一位老艺人，没想到是一位窈窕淑女，都感到不

可思议。该壶整体构建十分抢眼，假竹真做，爆（报）破残相刻划入微，诗意沁人心脾。作者将竹的锯齿状节片大胆移植于壶把，取得了如此神奇的艺术效果，十分耐人寻味。“竹报平安”打破了茶壶功用结构的旧观念，观念破了，一切都变了，最原始的物象成了艺术品，提梁也一反正常比例；壶把的造型虽有悖情理却又歪打正着，出奇制胜。20多年来，该壶仿制品层出不穷，这也表明了它受青睐的程度。

“现代紫砂”壶艺虽然也多少要受制于壶的结构和体量，但“现代紫砂”把形式提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由于陶艺家对材料和技术的驾轻就熟，使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将创意与形式得到充分的表现。

1990年，周定芳在宜兴第二届陶艺节上，亮出了“皮革壶”、“木箱壶”、“添砖壶”等新品，她同几位新秀一道形成了创作个性鲜明的一代新人。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张守智教授将这一批现代气息浓郁的紫砂新品同这届陶艺节上出现的多材质组合视为“八十年代宜兴紫砂业的两件大事”。与会的日本陶艺交流团则称周定芳他们的作品为“现代紫砂”。

1988年，当周定芳在制壶实践中发现老竹、枯竹的质感来自于烧成的本山绿泥后，便试着用雕塑的手法

制作了较简洁的竹筒、竹片等，烧成后得到了出乎意料的肯定与赞许。在这个基础上，终于做出了第一把昭示着成功与希望、具有现代意味和创新精神的“竹报平安”。面对这一佳作，张守智教授还说过这样一句份量很重的话：“它跳出了宜兴传统的框框，引领宜壶走向新的境界。”

“竹报平安”——中国茶具史上第一把只有观赏性而全无实用性、获得学术肯定的紫砂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定芳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紫砂”的领军人物。

无边风月入“共融”

我这次采访的最大心愿是想看到她的新作，发现她的最新变化。在她家的陈列室里，我的视线终于被“共融壶”抓住了。该壶以一种独特的气质和美感，跳入我的眼帘。壶身呈不规则椭圆，微微向前倾侧，像是谁信手画出的一个圆；在壶身的中上部有一条苍劲而流动的竹节纹路，令充盈丰腴的壶身神韵顿出，取得了很好的装饰效果；此壶有嘴不设盖，尽在情理之中；壶口边沿有几处刀刃的砍痕，细节活灵活现，妙不可言，这本是作者的过人之处。壶貌壶态清新洒脱，张扬而又圆润，富含书家行书的笔意，既有严谨的法度，

又能在漫不经心中发挥娴熟的技巧。这一独特风采只有通过隐含于艺术规则之下的某些有生机的因素才能体现出来。“共融壶”是周定芳受在国外看到的一件非洲水钵的启发而设计制作的，因有此名。

与“共融壶”差不多同一时段出炉的“无题”皮革壶，同样可视为作者撞击紫砂现代智慧之门的又一力作。直觉让我从该壶三部组合中既触摸到一颗跳动的童心，又看到了西方表现主义（请原谅我生吞活剥地用了这个词）的影子，“共融”纯任自然，天趣自成，“无题”则尽情运作空间构建的创意与技巧。如果我的感觉能够勉强成立，我想说这是智慧、灵感、积累三者互动的结果，也是作者“现代紫砂”陶艺美学意义上的一次融通、精进、老成的反映。

一件优秀的紫砂陶艺作品不可能靠摹状的程度取胜，必须以作品所提供的审美内涵的丰富与否来评判。

“无题”正是这样的作品。这个“另类”，不是由陶艺家单独完成的，它要由观众在接受过程中作出自己的解读，这样，作品就在观众的心目中完成了，这是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社会属性，它不同于传统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认定。该壶壶嘴的处理最具灵性，整个作品因了这一笔而倍增参差错落、天真稚拙的情趣，

从中可以悟到相反相成、“狂到适度是潇洒”这样一些哲语。“共融”壶上的竹节纹路也因“融”入中国书法意味而引发全壶的变化，流露出中国传统艺术中神、意、韵的血脉，像周定芳这样酷爱乡土艺术的人，她那双纤纤巧手不可能不烙上民族文化的印记。

1989年以来，周定芳以竹为表现题材的壶品有10多个款式，惟独“共融”以其对于竹的具象和抽象的美妙结合，凸现十分鲜明的现代感、文化感和艺术感染力，其表现手法，较之“竹报平安”在创作心态上放得更开，有很好的感觉和发挥，这是理性和感性高度融合的结晶，也使她所尊崇的“师法自然，精进艺变”的创作理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终于发现了她的新变化。这些年来，她在视觉印象“魔化”的艺术探索中，寻求在具象与抽象的边缘上建立起个人风格，并正在走向成熟。由此在她面前也升起了一道新的标杆。

京都高端争“泥味”

2005年10月，首都一位热心的文化人倾情在一家文化企业举办了“周定芳紫砂壶作品个展”，原本想小打小闹一番，却引来了中国日报、中新社、中国新闻图片社、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多家主流媒体的

关注，纷纷加以报道；与此同时，有多位专家、学者在“北京周定芳先锋紫砂论坛”上各抒己见，出现了正方和反方激烈争辩的场面，甚至有人声称，不理论个清楚，关系到紫砂壶的前途和命运。据一位目击者称，这次论坛“吵得一塌糊涂”。北京大学平面设计系主任旺忘望说，“周定芳的作品风格带有实验性质，她最大的贡献就是颠覆了传统陶艺的程式化思维，以信手拈来的素材入壶，化腐朽为神奇，有着不可估量的创新精神。”而反对派的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多媒体艺术系教授费新碑指出“紫砂壶讲究泥性，泥型，变革可以，做成皮革也可以，但缺少泥味不能称为紫砂壶。”

面对争论与挑战，周定芳明确表示，“现代紫砂源于传统，同时又区别并对立于传统。”

论坛结束了，争论还在继续。关于“泥味”问题，笔者颇感兴趣。近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师王辉的紫砂作品，深深为这些作品扑面而来的学院派气息所感动。这些作品志趣高远，典雅清新，华而不艳，别具一格，具有高品位的文化内涵和多姿多彩的审美情趣。值得关注的是，王辉“因泥制壶”。将壶、题材、泥料一并作出整体设计，实现了这三者的高度整合。紫砂泥

的天生丽质，它的独特肌理表现力、感染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层挖掘。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当代紫砂艺术变奏的迹象。长期以来，不少紫砂人在砂器型制上考虑较多，却置紫砂泥的语言特性于听其自然的被动状态。其实，发扬泥料的特质及其美学内涵也应是“现代紫砂”陶艺的题中之义。周定芳的竹壶、树段壶、朽木壶、绳索壶等等也是借助了紫砂泥的材质才得到如此入表及里的生动表现。由此看来，“泥味”不仅不影响反而有益于“现代紫砂”的表现力。两位教授的意见折衷合一也未尝不可。

北京个展以后，首都某刊物的一位袁姓记者立刻成了周定芳“粉丝”，他追到了宜兴丁蜀镇。他要实地“看看这个怪人”、“看看她的勇敢与突破是怎样的肆无忌惮”。前不久，他在文章中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她的作品打破了宁静的紫砂世界……对此，中国学术界不能失语。”这位袁记者认为，他所提出的问题，与当前新文人画遇到的问题颇为类似。周定芳对新文人画有所了解，并认为它同“现代紫砂”陶艺的巧拙、谐趣、朴实和民间民俗意味较为接近。她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作品能同新文人画一道同室展出，这是一个多么奇妙而执著的想法啊！

美国著名陶艺家、教授马文·史维特在为周定芳作品选集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周定芳的茶壶反映出时代和地域特色。尽管如此，同宜兴最优秀的大师一样，她的茶壶已经远远地超出实用性器物的范畴。它们是智慧和深厚艺术造诣的结晶。她运用了一套完整的艺术语言，将独特的技巧与具有叙事性的顿悟融为一体，从而使她的作品充满了睿智、幽默和魅力。这些作品是对今天的一种记录，同时也是对传统的一种敬仰，更使我们看到了未来。

我想，京都高端之争已不单纯是一个“泥味”的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对此，这位美国专家的话也许能够引起我们的深省和回味。紫砂陶艺在伴随着时代脉搏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回避如下的问题：发扬人文精神、吸纳鲜活的生命元素、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发展关系、中国紫砂人的历史责任和行为规则。

周定芳早有表示，她不会改变既定的方向。她明白，“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为了“面对西方做东方的现代陶艺”，从1989年至1999年的11年间，她先后到过美、英、法等欧美11个国家进行访问、交流和讲学，还两度应邀担任美国一所大学陶艺中心的访问艺术家，历时1个学年。她有多件作品被国

外博物馆或文化教育机构收藏，有 80 余件作品的买主是西方人士。所有这些在紫砂界同龄人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周定芳家会客室的显要位置，挂着一幅她自己的书法作品：“试尝人间第一泉”，天性外泻，直抒胸臆，这是一种艺术智慧，也是一种生存智慧，是她紫砂艺术生命现代启示之魂。